

# 生 理 心 理 学 三 十 年\*

匡培梓 罗胜德 刘善循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对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的三十年作了阶段性的历史回顾,并讨论了若干主要收获、经验教训及一点展望。

我们伟大的祖国,今天已经三十周岁了!值此,认真地回顾过去三十年内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主要收获及经验教训,无疑将有益于新时期我国生理心理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 历 史 回 顾

生理心理学是心理科学中一个重要分支,它对理解心理过程与活动的神经机制,对发展心理科学都是十分重要的。

回顾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三十年的进程与主要收获,我们将其区分为如下四个历史时期。

### 第一时期(1949—1958年)

由于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与支持,1951年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在1952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国的生理心理学工作者中的大多数人认识到:必须自觉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努力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及其条件反射研究法,以改造与重建我国的心理科学。

1952—1956年间,全国掀起了学习苏联心理学及巴甫洛夫学说的热潮。中央卫生部在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科联的协助下,先后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了系统的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1952年,北京大学建立起动物的条件反射实验室。不久,北京、上海、南京、长沙等地的研究机构及高等院校,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1953)与南京大学心理学系(1954)分别建立起相应的实验室。心理研究室(1954)还建立了应用于人类被试的条件反射实验室。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的研究侧重于动物的分析综合能力,如用交替分化法研究抑制的形成<sup>[3]</sup>,音调分析能力的研究<sup>[4]</sup>。第二方面的研究则试图直接干涉脑中枢,如以电流直接刺激动物的大脑<sup>[5]</sup>。第三方面则以人类为被试,研究儿

\* 本文系“中国心理学会第三届年会(1979)”第三分组生理心理学组报告会上的中心发言。本文承上海生理所与会代表及心理所孙晔等同志大力支持与修改,特此致谢。

童第一与第二信号系统相互传递<sup>[6]</sup>，运动动力定型的顺序反应<sup>[7]</sup>等等。

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第一时期的早期，可称为学习时期。这一时期以热情学习苏联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及其条件反射研究法为中心。就1956年12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建所时举行的学术讨论会而言，总共20篇研究报告中多数属前述类型的生理心理学研究工作<sup>[8]</sup>。

第一时期早期的主要收获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首先，通过思想改造与学习热潮，我国生理心理研究者多数认识到必须“迳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列宁)<sup>[9]</sup>，并明确提出了当时的研究纲领<sup>[1]</sup>。其次，全国各地先后建立起种种条件反射实验室，开始实验性探索，由此逐渐形成了一支我国生理心理研究队伍，还选送了一批留学生。但是，我国这一时期的生理心理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弱点。例如，上述研究工作大部分还是验证巴甫洛夫学派的实验结果，“创造性的实验较少”<sup>[8]</sup>。就方法而言，直接探索大脑与心理关系方面的工作尚罕见。再者，学习国际先进研究成果方面，基本上仅限于苏联的巴甫洛夫学派一家。

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第一时期晚期的主要特点有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从1957年整风运动到1958年8月之前，当时辩论的主要中心旨在解决心理学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在当时的辩论中能够各抒己见，对于研究方向能展开学术讨论与争鸣；而且，这场辩论大大推动了应用心理学分支的研究工作，成绩是可喜的<sup>[12]</sup>。但在1958年8月之后，学术争鸣则为所谓的“心理学批判运动”取代，行政命令代替了党的“双百”方针，传统心理学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心理学”与“伪科学”，生理心理学研究被批判为“生物学化”与“生理决定论”等等<sup>[10]</sup>。生理心理学研究成了“批判运动”的主要冲击对象之一。其次一个方面的特点是，有关生理心理学分支的研究报告仍在继续发表<sup>[13-18]</sup>，辩论在继续进行<sup>[10,19-26]</sup>。这一时期发表的生理心理学研究工作，除了前述学习时期的常规的动物与人类被试的条件反射研究<sup>[10,13]</sup>之外，已见若干研究中尝试引进电生理学方法(如皮肤电反射<sup>[14]</sup>)及脑化学技术(如脑室内注射<sup>[16,17]</sup>)。这就从事实上表明，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工作，决不能仅仅满足于一家之说及一技之长了。

**第二时期(1959—1965年)**。从1959年3月中国科学院出面邀请全国代表在北京召开心理学工作座谈会，直至1965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上刊出“葛铭人”的批判文章，是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历史上的第二时期。

由于党的政策的号召，1959年3月心理学工作座谈会上学术争鸣空气再度活跃起来。到会代表们一致认为：对解放以来我国在改造与重建科学心理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绝对不能一笔抹煞。同年5月，首都心理学界又举行了基本理论问题讨论会；同时，上海、南京、广州、西安、长春、合肥、武汉等地，也先后举行讨论会，对1958年的批判进行了含蓄而坚决的第一次反批判<sup>[11]</sup>。仅1959年《心理学报》上，就发表了20余篇争鸣论文。有人认为这是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丰收、而令人难忘的一年<sup>[12,46]</sup>。对于心理过程生理机制研究的必要性、心理与生理及大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通过这一时期的百家争鸣，有了可喜的较为统一的更趋辩证的共同认识<sup>[22,23,26,27,28,29]</sup>。不少研究者认为，迳直研究心理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是生理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努力方向。此后，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进入了开始兴旺发达的第二个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无论数量与质量上,技术手段与课题内容上,显然有了新的发展与提高。仅就研究技术手段而言,至少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第一方面,继续进行常规的动物或人类被试的高级神经活动规律的研究,如研究动物对复合刺激物的条件反射规律<sup>(30)</sup>,或研究儿童高级神经活动的年龄特征<sup>(31,32)</sup>等等。第二方面工作则尝试分析大脑特定部位与条件反射活动的关系,如研究皮层在防御性条件反射活动中的作用<sup>(33)</sup>,又如切除皮层前额叶后观察动物延缓反应所受的影响<sup>(34)</sup>。再一方面的研究开始注意到心理因素对某些生理活动的影响,如研究注意对皮肤血管活动的影响<sup>(35)</sup>、或若干心理因素对皮肤电的影响<sup>(36)</sup>。第四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如心理研究所为代表的“中国人脑电图”方面较为系统的研究<sup>(37,38,39,40)</sup>。最后一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以中国科学院药物所与生理所等单位为代表,开始借助药物研究途径尝试感觉与高级神经活动脑化学机制的探索<sup>(41,42,43,44)</sup>。

总之,六十年代上半期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研究技术手段的多样性与研究课题的广阔性。这一时期的主要收获有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如果说第一时期,通过学习认识到必须“迳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那末这一时期则是用实验探索发展了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事业,并从研究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认识。而且,实验研究进程表明,学习国际先进技术与学说,仅限一技之长或一家之说显然不能适应生理心理学研究的需要。因此脑损毁、脑电及脑内注射微量药物等当代的先进手段已开始引进我国。其次,如果说我国生理心理学五十年代研究工作的水平是以条件反射客观研究为主要标志的话,那末,六十年代研究水平的主要标志则是脑损毁与脑电研究。此外,若干研究者还曾尝试研究思维(如心算)<sup>(45)</sup>、语词(专业回忆与情绪词)与人类脑电活动的关系。

**第三时期(1966—1976年)**。继1965年10月28日姚文元以“葛铭人”笔名发表极“左”文章之后,1966年又写了一封“意见信”。随着“四人帮”活动猖獗,1969年我国唯一的心理研究所陷于绝境,被迫撤消。尽管1972年心理所再次恢复,但研究工作困难重重,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前。

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极“左”思潮猖獗,研究工作被迫中断,研究人员被迫遣散,作为基础理论科研领域的生理心理学研究工作,几乎无法进行。但是,这一时期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我国生理心理学工作者多数仍千方百计地继续着探索与实验,他们大部分转入针刺镇痛等有关研究课题。在这一时期后期,心理所建立了生理心理与病理心理学研究室(1972),上海生理所建立了脑研究室。

这一时期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三项。首先一项是与针麻原理有关的研究,生理所与心理所等及有关单位,大部分生理心理与医学心理学专业人员转入这一行列。其次方面就是各种任务中有关的生理心理学研究,如生物物理所和心理所等单位协作进行的激光中枢神经系统效应的实验研究等等课题。最后一项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如上海生理所与北京心理所先后成立专题研究组,开始探索学习与记忆的脑机制研究。

**第四时期(自1976年10月—)**。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科学的春天来到了。1977年国务院明确指示:“恢复心理研究所是很必要的”。同年,在北京制定了有关生理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三年、八年及长远规划,明确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及奋斗目标。1978年中国心理学会恢复了学术年会;同年,北京大学建立了心理学系并成立了生理心理学教研

室。今年《心理学报》复刊,发表了一些生理心理学研究报告。全国还举行了邀请国外有关学者参加的针灸针麻学术会议<sup>(53)</sup>。最近,中国心理学会又举行了第三届学术年会,我国生理心理学工作者的代表重聚一堂,单独举行了五天学术活动,并经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会批准成立了生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潘菽所长兼任。

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的春天已经来到,新长征已经开始。以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届与第三届学术年会为例。上届年会中,生理心理学代表仅3人(来自心理所,生理所和北京大学),仅宣读了三篇海马与记忆的研究报告<sup>(47,50)</sup>,及若干篇心理因素与针刺镇痛关系的实验报告<sup>(48,49)</sup>。然而,本届年会参加的正式代表9人,列席代表3人及邀请代表4人,这些代表来自九个单位(北京心理所,北京大学,上海生理所,昆明动物所,贵阳医学院及中医学院,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南京大学及江西医学院)。除宣读16篇研究报告外,还作了四篇综述报告,潘菽理事长与会并作了鼓励性讲话。这是我国生理心理学事业在新时期三年中的主要收获之一。其次,对于前几时期中“极左”思潮对我国生理心理学事业的种种干扰和破坏进行深入批判与学术争鸣,并较快地得到了新的认识,这是又一方面的重要收获。

下面就新长征时期头三年的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工作,以两届心理学会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为例,试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首先一类研究是常规的条件反射及动物行为观察的研究,其中不少工作原系第二时期的研究。如对不同种类猴与狒神经灵活性的比较研究(心理所、昆明动物所等)<sup>(55)</sup>。另一类研究是心理因素对针刺镇痛的影响,如暗示及情绪状态对针麻效果的影响<sup>(48,49,53)</sup>,研究中尝试运用了多种生理和心理指标。再一些研究则径直探索动物大脑的机制。其中,一种类型是运用手术切除或电损毁法,如电损毁海马对大白鼠暗箱回避模式记忆与学习的影响(心理所)<sup>(52,55)</sup>,前额叶切除对猕猴不同类型瞬时记忆的影响(上海生理所)<sup>(55)</sup>。另一类型的研究系采用脑电或微电极技术,如海马电活动与皮层电活动对记忆学习或探究反射的影响(心理所)<sup>(56)</sup>,又如电刺激与LSD注入中脑中缝核群对清醒活动状态下家兔海马神经原单位电活动的影响(贵医生理教研室及心理所)<sup>(55)</sup>,再如脑内电活动与针刺镇痛关系的研究(上海生理所、复旦大学等)<sup>(53)</sup>。最后一类研究工作采用了现代的一些脑化学技术手段。如脑啡肽与P物质同针刺镇痛关系的研究(上海生化所,上海药物所,北京动物所和北京医学院等单位)<sup>(53)</sup>,以及睡眠化学物质的探讨(上海生理所)<sup>(55)</sup>等工作曾尝试引进了先进的脑肽技术。还有,用海马内注射蛋白质与核糖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的水解酶以研究大白鼠暗箱回避等模式记忆与学习的脑化学机制(心理所、生理所)<sup>(47,51,54,55)</sup>以及在侧脑室注射神经递质类工具药物以研究动物学习记忆与针刺镇痛效果的影响(生理所、北医生理教研室与上海药物所等等)<sup>(53,55)</sup>。这一类研究成功地运用了现代脑内注射工具药物方面的研究技术。此外,不少单位在研究动物行为和针麻机制中分析了脑内神经递质含量的变化或其更新率<sup>(53,55)</sup>。还有单位试用了放射免疫技术,进行有关脑啡肽与针刺镇痛关系的研究<sup>(53)</sup>。也有的单位(北大)对精神病药物如锂盐对脑内各类神经递质含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sup>(55)</sup>。由上述可见,虽只三年时间,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已经恢复到相当的水平,工作是有成绩的,前景是可以期望的。

## 经 验 教 训

回顾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及主要收获,目的全在于未来能少走弯路,让我们概括地小结一下三十年来的若干经验教训。

### 一、必须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

在历史的回顾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的三十年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有相对的发达兴旺时期,也有困难和停滞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也可称之为一条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时候能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什么时候就能使我国的生理心理学研究和其它方面的心理学研究一样得以发展和提高。从上述第一时期早期,第二时期,特别是第四时期生理心理学科事业较快的发展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时期之所以能发展较快就是由于贯彻了“双百”方针,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群策群力,把科研事业促进了上去。相反,什么时候无视“双百”方针,什么时候就会挫伤生理心理学的发展。上述某些时期中出现的“批判运动”,“撤销心理所”以及所谓的“生物学化”和“还原论”云云,均有背于学术争鸣,因而压制和摧残了我国包括生理心理学的心理学事业的发展。

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对于我国生理心理学事业的发展来讲尤其重要。这是因为作为基础科学心理学重要分支的我国生理心理学毕竟还是处于发展时期的较为薄弱的领域;底子薄,队伍小,力量分散,差距大,还未能打好自己的基础,因而容易受到冲击,也经不起冲击。我们必须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对于这样一门学科中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必须发扬学术民主,逐步提高;而且,不少关键问题,应靠广大科研人员努力从事科学实验逐步深入探索,在吸收和创造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实践过程中,争取作出成绩。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我国生理心理学事业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深记取。

### 二、关于所谓的“生物学化”问题

所谓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生物学化”这种“批判”,尤以 1958 年的一些文章为典型<sup>(10,19,20)</sup>。这种观点认为五十年代我国生理心理学界大搞实验室,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及其条件反射法,着手研究动物高级神经活动,以此探索心理过程与学习活动的生理机制,是一种“人以狗化”的生物学化倾向。

有关五十年代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热潮的功过问题,有关巴甫洛夫学说的评价以及第一时期中国心理学会提出的研究纲领的评价诸问题,作者们同意当时及目前一些文章的分析<sup>(2,11,12,22,23,26,28,56,57,58)</sup>,而不能同意“极左”的论点。

限于篇幅,我们只想仅仅指出如下几点。首先,不搞实验室、不学习国际上有关学说的精华、研究途径和技术方法、不借助动物材料,难道谈得上探索心理的生理机制,借此发展“古老而又年青”的心理科学吗?只从宏观的描绘,从哲学到心理学,再从心理学到哲学,难道就能认识心理与大脑关系的奥秘了吗?其次,这里有一个对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形势与任务的正确评价问题。如果说曾经出现过某种程度的“人以狗化”问题,那末在我国究竟是不是一种潮流或一种学说。前面已经指出,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底子薄,在许多单位生理心理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至今尚未打好自己的基础,极“左”论者不顾这些事实与特点就批判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的“生物学化”倾向,实在是无的放矢,小题大做,其



危害性就在于扼杀新生事物。我们还必须指出,有一种观点试图将所谓的“生物学化”归咎于巴甫洛夫学说,不过这样的归罪是很不公平的。无论如何,伟大的巴甫洛夫学说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他在生理学上开阔了崭新的一章,在心理的生理机制探索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巴甫洛夫学说对我国生理心理学事业的功绩更是不可磨灭的,他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狗化”,而是心理学的“客观化”。最后,更须明确指出的一点是,人与动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由于劳动和语言,人脑与动物脑相比确实极其不同。因此,动物心理的生理机制决不应任意套用于人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人脑毕竟是从动物脑演化发展而来,神经系统工作的基本原则,至今尚未发现人与动物有任何不同,不少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生理机制在动物对象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阐明!

事实是,所谓“生物学化”“生理决定论”“还原论”等批判,并没有认真分析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的形势与任务,它们确实是一种偏见。历史证明,“四人帮”对我国生理心理学事业,实在危害不浅,历史的教训,值得引以为诫!

## 一 点 展 望

如上所说,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为:学习与“批判”、发展、困难、新长征这么四个历史时期。目前,新长征已经开始,专业委员会已经成立,那么,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可能会出现何种局面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展望的问题。

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J. C. Eccles(1969)曾经勾划过“脑科学的未来”<sup>[61]</sup>。他曾指出,至少有九大领域将在这几个十年内能够出现可喜的进展;其中,有两大领域完全属于我们所从事与致力的生理心理学事业,那就是知觉的脑机制研究、记忆与学习行为的脑机制研究。事实上,国外有关上述两大领域的研究,进展较快,国际上学术会议及著作迅速增长。然而,就我国生理心理学研究课题而言,尽管记忆与学习行为的脑机制研究正在努力急起直追,但是水平有待提高、队伍有待扩大。此外,尽管我国感觉领域的研究队伍并不太弱,然而,知觉的脑机制研究,却相当薄弱。因此,为能有的放矢地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如何参考分析国际上生理心理学研究的新动向<sup>[62,63,64,65,66]</sup>,实在是“知彼知己”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诚如第三届年会中生理心理学代表们一致建议的那样,希望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会及生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能注意扩大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潘菽同志在今年举行的全国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会上(1979.3.),展望了“心理学的未来”<sup>[67]</sup>。潘菽同志坚信:“过去是物理科学发展时期,现在是生物科学开始发展的初期,以后应该是心理学发展时期。在物理、化学没有基本上搞清楚时,生物学的发展要受到限制。生物学、生理学发展到相当高度后,心理学的发展也才有很好的条件。同时,在社会发展方面也会有对心理学日益增加的需要。所以,生物科学大发展后,会有心理学的大发展”。作为心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与生力军,生理心理学,必将较早出现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感觉、知觉、记忆与学习的脑机制研究领域,未来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可能出现可喜的、重大的进展。

我国的生理心理学研究与教育工作者们,要为促进我们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发展我国的生理心理学事业,团结起来,努力奋斗!

## 主要参考文献

- (1) 潘菽:《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心理学》。1959
- (2) 龙叔修等:心理过程和心理的生理机制的研究。《心理学报》, №4, 1959
- (3) 刘范等:远近交替分化对抑制形成的影响。《心理学报》, №2, 1957
- (4) 龙叔修等:狗对乐音调性的分析能力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5, 1960
- (5) 沈迺章等:在用电流刺激狗乙状回时,电流的频率与刺激效果的关系。《心理学报》, №2, 1957
- (6) 吴江霖等:儿童第一和第二系统的相互传递的实验研究。《心理学报》, №2, 1957
- (7) 李家治等:运动动力定型中的顺序反应。《心理学报》, №1, 1957
- (8) 陈大柔: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科学通报》, №2, 1957
- (9) 见《列宁全集》, Vol. 1, p. 124, 1955年版
- (10)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心理学批判集》。№1、2, 1958
- (11)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中国心理学三十年。《心理学报》, №3, 1979
- (12) 车文博等:三十年中国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心理学报》, №3, 1979
- (13) 许淑莲等:用言语运动的强化条件反射方法研究8—10岁儿童接通机能类型特征的一点经验。《心理学报》, №1, 1958
- (14) 佟启良:起赛前状态与起赛状态的皮肤电反射。《1957年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毕业论文集(摘要)》。1958年
- (15) 蔡翹等:关于言语强化运动性条件反射的机制。《生理学报》, №4, 1958
- (16) 胥彬等:小白鼠脑室内注射吗啡的镇痛作用及其耐药性。《生理学报》, №1, 1959
- (17) 邹冈:猫脑室内注射箭毒和毒扁豆碱对条件反射的影响。《生理学报》, №3, 1959
- (18) 郭勤娥:狗对图形的同时辨别条件反射。《心理学报》, №3, 1959
- (19) 陈帽眉:必须肃清心理学教学中散布的毒素。《光明日报》, 1958.8.15
- (20) 刘泽如:改造心理学的意见。《光明日报》, 1958.9.28
- (21) 徐联仓等:心理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新建设》, №2, 1958
- (22) 曹日昌:关于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心理学报》, №1, 1959
- (23) 曹传咏:心理学应否研究人的大脑活动。《心理学报》, №1, 1959
- (24) 曹日昌:心理学界的论争。《心理学报》, №3, 1959
- (25) 潘菽:十年来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报》, №4, 1959
- (26) 李屏西:心理学研究与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几个问题的商榷。《心理学报》, №4, 1959
- (27) 陈元晖:心理学的方法学。《心理学报》, №2, 1960
- (28) 刘世熠:心理与大脑。《心理学报》, №4, 1960
- (29) 胡文耕: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探讨心理学问题。《心理学报》, №1, 1961
- (30) 彭瑞祥等:狗对多度复合刺激关系反射的实验研究。《心理学报》, №2, 1963
- (31) 季楚卿:儿童对复合刺激物形成条件反射和分化的年龄特征。《心理学报》, №1, 1962
- (32) 匡培梓:儿童延缓抑制动力学底年龄特征。《心理学报》, №1, 1962
- (33) 梅镇彤等:大脑皮层在防御性条件反射活动中的作用实验分析。《生理学报》, №3, 1962
- (34) 徐秉烜等:前额叶切除对于猕猴延缓反应的影响。《生理学报》, №1, 1965
- (35) 李朝义等:注意对皮肤血管活动的影响。《心理学报》, №3, 1964
- (36) 魏葆令等:某些心理因素对体表电势的影响。《心理学报》, №4, 1963
- (37) 刘世熠:脑电图与心理的大脑生理机制研究的几个问题。《心理学报》, №3, 1961
- (38) 刘世熠等:人类定向反射的脑电与皮电图研究。《心理学报》, №1, 1963
- (39) 刘世熠等:人类暂时联系的脑电图研究。《心理学报》, №1, 1963
- (40) 刘世熠等:人脑 $\alpha$ 波阻抑与思维活动(心算)。《心理学报》, №3, 1964
- (41) 邹冈等:脑室内或脑组织内微量注射吗啡的镇痛效应。《生理学报》, №2, 1962
- (42) 张士善等:脑内注射肾上腺素与吗啡镇痛作用关系的研究。《生理学报》, №4, 1965
- (43) 梅镇彤:皮层施与核糖核酸酶对家鸽高级神经活动的影响。《生理学报》, №3, 1964
- (44) 曾贵云等:双氢氯噻对狗的条件反射的影响。《生理学报》, №3, 1964
- (45) 丁珪:论心理学对象及其学科性质。《心理学报》, №2, 1960
- (46) 赵莉如:中国心理学会的历史、现状和展望。1979年11月
- (47) 罗胜德等:记忆与学习的脑化学研究(I)——海马内注射胰蛋白酶与核糖核酸酶对大白鼠暗箱回避模式记忆的影响。《心理学报》复刊号, №1, 1979
- (48) 许淑莲等:入手术室时的情绪状态和某些心理、生理机能的联系及其和针麻效果的关系。《心理学报》复刊号, №1, 1979
- (49) 王极盛等:某些心理因素在针刺麻醉临床原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心理学报》复刊号, №1, 1979
- (50) 郭勤娥等:动物在学习时海马与皮层的电活动变化。《心理学报》, №3, 1979

- (51) 罗胜德等：记忆与学习的脑化学研究(Ⅰ)——海马内注射胰蛋白酶与凝乳蛋白酶对大白鼠暗箱回避模式记忆的影响。《心理学报》，№3, 1979
- (52) 赵莉如：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心理学报》，№1, 1979
- (53) 《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1979
- (54) 徐秉烜等：施加核糖核酸酶于海马对于学习记忆的影响。《科学通报》，№24, 1979
- (55) 中国心理学会生理心理学组：中国心理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第三分组生理心理学组会议纪要。1979.12
- (56) 王勉等：人类意识的起源和发展。《心理学报》，№2, 1961
- (57) 陈汉标：动物心理的演化。《心理学报》，№2, 1961
- (58) 刘范：心理现象中的矛盾。《心理学报》，№4, 1960
- (59) 潘菽：关于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发言。1979
- (60) Ansell, G. B. et al. (Eds.): *Macromolecules and Behaviour*. 1973
- (61) Eccles, J. C.: In Bogoch, S. (Ed.): *The Future of the Brain*. Sciences, 1969
- (62) Gazzaniga, M. S. et al. (Eds.): *Handbook of Psychobiology*. 1975
- (63) McGaugh, J. L. (Ed.): *Psychobiology*. 1971
- (64) Myers, R. D.: *Handbook of Drugs and Chemical Stimulation of the Brain*. 1974
- (65) Thompson, R. F. (E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1971
- (66) Warburton, D. M.: *Brain, Behaviour and Drugs*. 1975

## 30 YEAR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IN CHINA

Kuang Pei-zi, Luo Sheng-de, Liu Shan-xun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Academia Sinica, Peking*)

The paper was one of the reports at the third group of the 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ese Psychological Society (1979, Tientsin). It is a summary of research on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in China. The authors divid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30 years into four main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1949—1958)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the learning of Pavlov's theory and his methods. This period may be called the Learning Period. The second period (1959—1965) was a Developmental Period. In the third period (1966—1976), which may be called the Difficult Perio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was at a halt due to the sabotage and interference of the "Gang of Four". With the victory over the "Gang of Four" began the New Long March Period (dated from Oct., 1976), in which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enters a new era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in China. Some main achievements, experiences and problems, and some prospect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



# 评 论 冯 特, 开展心理学百年经验的总结

潘 菽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国际心理学会联合会将于1980年7月在莱比锡举行的第22届学术会议并在会中纪念冯特建立心理学实验室100周年。中国心理学会,从打倒“四人帮”以后,就已酝酿参加这一纪念活动,并于1977年1月开始成立评冯工作组,收集、选译有关冯特的著作、资料,组织对冯特心理学业绩的研究与评论。截至目前\*,已收到全国有关评冯论文40余篇,选译(包括译自英、德、法、俄、日五种文字)资料30多种,合计在100万字以上。为了纪念一位心理学家而进行这样大量的工作,这是中国心理学史上的创举,也是国际心理学界所罕见。

这项工作开始时,有人曾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只要由少数研究心理学史的同志来做便可以了,何必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进行呢?我们的回答是:冯特是近代心理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评价他,不单纯是纪念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他的评价,开始总结百年来心理学的历史经验,作为我们心理学理论工作的一个必要的新起点,对我国广大心理学者本身也是一次心理学发展史的自我再教育。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我国老一辈心理学者对西方心理学发展史(包括冯特创建实验心理学的经过)虽有一定认识,但不很全面;年青的心理学者,对近代心理学的由来的理解更显欠缺,很需要补课。并且如不了解旧的,鉴定旧的,就不能创新。这就是我们要强调开展评冯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三年来,由于心理学界广大同志的支持和努力,评冯工作取得了有一定意义的成果。就写出的论文内容来说,从冯特的学术经历到冯特心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从冯特心理学体系的理论、观点到对象、方法;从冯特心理学的贡献及其局限性到它的经验教训,评论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的问题相当众多。如果不是开展群众性的研究,只由少数人去做是达不到今天这种效果的。再就论文涉及问题的深度来说,由于开展群众性不同意见的争论,问题的讨论也显得比较全面和深入。例如关于冯特心理学观点问题,以前多因冯特在哲学上为“混乱的唯心论观点”,就以此来概括冯特心理学的一切方面。这次,通过对冯特不同历史时期(如海德堡时期),不同著作(早期的、晚期的和不同版本的),以及他的研究方法和某些规律与原理(如“实验内省法”、“创造性综合的原理”)等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说明冯特心理学中除了具有各种唯心观点应予批判以外,并不排除其含有一定进步的合理

\* 1979年12月